



邵氏聞見錄卷之十一



邵氏聞見錄卷之十一

神宗皇帝初召王荊公於金陵一見竒之自知制誥  
進翰林學士荊公欲變更祖宗法度行新法退故  
老大臣用新進少年温公以為不然力爭之神宗  
用荊公為叅知政事用温公為樞密副使温公以  
言不從辭不拜樞密呂公弼因奏事殿上謂帝曰  
陛下用司馬光為樞密光以與王安石議論不同  
力辭今日必來決去就時温公待對立庭下帝指  
之曰已來矣帝又歎曰汲黯在庭淮南寢謀温公  
堅求去帝不得已乃除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到

官踰月上章曰臣之不才最出群臣之下先見不  
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  
文仲勇決不如范鎮誨於安石始參政事之時已  
言安石為姦邪謂其必敗亂天下臣以為安石止  
於不曉事與狠愎尔不至如誨所言今觀安石汲  
引親黨盤據要津擠排異己占固權寵常自以己  
意陰贊陛下內出手詔以決外庭之事使天下之  
威福在己而謗議悉歸於陛下臣乃自知先見不  
如誨遠矣純仁與顥皆安石素厚安石拔於庶僚  
之中超處清要純仁與顥覩安石所為不敢願私

恩廢公議極言其短臣與安石南北異鄉取舍異  
道臣接安石素踈安石待臣素薄徒以屢嘗同僚  
之故私心眷眷不忍輕絕而顯言之因循以至今  
日是臣不負安石而負陛下甚多此其不如純仁  
與顥遠矣臣承乏兩制逮事三朝於國家義則君  
臣恩猶骨肉覩安石專逞其狂愚使天下生民被  
荼毒之苦宗廟社稷有累外之危臣畏懦惜身不  
早為陛下別白言之軾與文仲皆踈遠小臣乃敢  
不避陛下雷霆之威安石虎狼之怒上書對策指  
陳其失隳官獲譴無所顧慮此臣不如軾與文仲

遠矣人情誰不貪富貴戀俸祿鎮觀安石焚或陛下以佞為忠以忠為佞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不勝憤懣抗章極言因自乞致仕耳受醜詆杜門家居臣願惜祿位為妻子計包羞忍耻尚居方鎮此臣不如鎮遠矣臣聞居其位者必憂其事食其祿者必任其患苟或不然是為竊盜臣雖無似嘗受教於君子不忍以身為竊盜之行今陛下惟安石之言是信安石以為賢則賢以為愚則愚以為是則是以為非則非諂附安石者謂之忠良攻難安石者謂之讒慝臣之才識固安石之所愚臣之議論

固安石之所非今日所言陛下之謂讒慝者也伏望聖恩裁處其罪若臣罪與范鎮同則乞依范鎮例致仕若罪重於鎮或竄或誅所不敢逃帝必欲用公召知許州令過闕上殿方下詔帝謂監察御史秉行程顥曰朕召司馬光卿度光來否顥對曰陛下能用其言光必來不能用其言光必不來帝曰未論用其言如光者常在左右人主自可無過公果辭召命乞西京留司御史臺以修資治通鑑後乞提舉嵩山崇福宮凡四任歷十五年帝取所修資治通鑑命經筵讀之所讀將盡而進未至則

詔促之帝因與左丞蒲宗孟論人材及溫公帝曰  
如司馬光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即位以  
來惟見此一人帝之眷禮於公不衰如此特公以  
新法不罷義不可起元豐官制成帝曰御史大夫  
非用司馬光不可蔡確進曰國是方定願少俟之  
至元豐七年秋資治通鑑書成進御時拜公資政  
殿學士賜帶如二府品數者修書官皆遷秩召范  
祖禹及公子康為館職時帝初微感疾既安語宰  
輔曰來春建儲以司馬光呂公著為師保帝意以  
謂非二公不可託聖子也至來春三月未及建儲

而帝升遐神宗知公之深如此當熙寧初荆公建  
新法之議帝惑之至元豐初聖心感悟退荆公不  
用者七年欲用公為御史大夫為東宮師保蓋將  
倚以為相也嗚呼天下不幸帝未及用公而崩此  
後世所以有朋黨之禍也

司馬溫公為西京留臺每出前驅不過三節後官宮  
祠乘馬或不張蓋自持扇障日程伊川謂曰公出  
無從騎市人或不識有未便者公曰某惟求人  
不識尔王荆公辭相位居鍾山惟乘驢或勸其令人  
肩輿公正色曰自古王公雖不道未嘗敢以人代

畜也嗚呼二公之賢多同至議新法不合絕交惜哉

司馬溫公閒居西洛著書之餘記本朝事為多日齋  
記曰日記日記聞者不一也今亾矣時與王介甫  
已絕其記介甫則直書善惡不隱曰王安石字介  
甫撫州臨川人舉進士有名於時慶曆二年第五  
人登科初簽署揚州判官後知鄞縣好讀書能強  
記雖後進投贄及程試文有美者讀一過輒成誦  
在口終身不忘其屬文動筆如飛初若不措意文  
成觀者服其精妙友愛諸弟俸祿入家數日輒盡

為諸第所費用家道屢空一不問議論高竒能以  
辯博濟其說人莫能屈始為小官不汲汲於仕進  
皇祐中文潞公為宰相薦安石及張環魯公定韓  
維四人恬退乞朝廷不次進用以激僥競之風有  
旨皆籍記其名至和中召試館職固辭不就乃除  
群牧判官又辭不許乃就職少時懇求外補得知  
常州由是名重天下士大夫恨不識其面朝廷嘗  
欲授以美官惟患其不肯就也自常州徙提點江  
南西路刑獄嘉祐中除館職三司度支判官固辭  
不許未幾命修起居注辭以新入館中先進甚多

不當超處其右章十餘上有旨令閣門吏齎勅就  
三司授之安石不受吏隨而拜之安石避之於廁  
吏置勅于案而去安石使人追而與之朝廷卒不  
能奪歲餘復申前命安石又辭七八章乃受尋除  
知制誥自是不復辭官矣伯溫惜其不傳於代故  
表出之

熙寧初朝廷遣大理寺丞蔡天申為京西察訪樞密  
挺之子也至西京以南資福院為行臺挾其父勢  
妄作威福震動一路河南尹李師中待制轉運使  
李南公等日蚤晚待之甚恭時司馬溫公判留司

御史臺因朝謁應天院神御殿天申者獨立一班  
蓋戶以下不敢相壓也既報班齊溫公呼知班曰  
引蔡寺丞歸本班知班引天申立監竹木務官富  
贊善之下蓋朝儀位著以官為高下朝謁應天院  
留臺職也天申即日行司馬溫公既居洛時往夏  
縣院展墓省其兄即中公為其群從鄉人說書講  
學或乘輿遊荆華諸山以歸多遊壽安山買屋甃  
窰畔為休息之地嘗同范景仁過韓城抵登封憇  
峻極下院登嵩頂入崇福宮會善寺由轅轅道至  
龍門遊廣愛奉先諸寺上華嚴閣千佛崑尋高公

堂渡潛溪入廣化寺觀唐郭汾陽鐵像涉伊水至香山皇龕憇石接臨八節灘過白公影堂凡所經從多有詩什自作序曰遊山錄士大夫爭傳之公不喜肩輿山中亦乘馬路險策杖以行故嵩山題字曰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措足於平穩之地則不跌慎之哉其旨遠矣方公退居於洛也齊物我一窮通若將終身焉一日出相天下則功被社稷澤及生靈嗚呼真古所謂大丈夫矣元豐四年官制書成神宗自禁中帖定圖未出先謂宰輔曰官制將行欲取新舊人兩用之又曰御史大夫非司

馬光不可蔡確進曰國是方定願少遲之王珪亦助之又有旨范純仁李常除太常少卿珪確奏曰純仁已病止用李常後純仁弟純粹自京東提舉常平移陝西轉運判官上殿帝問純仁無恙純粹曰臣兄純仁無恙帝方悟時純仁為西京留尋除直龍圖閣知河南府擢慶陽帥珪知帝欲用之故不令入朝嗚呼王珪蔡確者不能將順神宗美意取新舊人兼用之遂起朋黨之禍蓋其罪大矣元豐變法之後重以大兵大獄天灾數見盜賊蜂起民不聊生神宗悔之欲復祖宗舊制更用舊人遽



歷代未暇而德音詔墨具在也司馬溫公自與王  
荊公論不合不拜樞密使退居西洛負天下重望  
十五年矣故哲宗即位宣仁后同聽政首起公為  
宰相其於政事不容有回忌也故公取其害民之  
尤甚者罷之王荊公尚無恙歎曰終始以新法為  
不便者獨司馬君實耳蓋賢其賢而不敢怨也或  
謂公曰元豐舊臣如章惇呂惠卿輩皆小人它日  
有以父子之義間上則朋黨之禍作矣不可不懼  
公正色曰天若祚宋當無此事遂改之不疑嗚呼  
公之勇猛孟軻不如也若曰當叅用元豐舊臣共

變其法以絕異時之禍實公所不取也自國朝治  
亂論之曰元祐黨者豈非天哉後世得公之言可  
以流涕痛哭矣

王荊公知明州鄞縣讀書為文章三日一治縣事起  
堤堰決陂塘為水陸之利貸穀于民立息以償俾  
新陳相易興學校嚴保伍邑人便之故熙寧初為  
執政所行之法皆本於此然荊公知行於一邑則  
可不知行於天下不可也又所遣新法使者多刻  
薄小人急於功利遂至決河為田壞人墳墓室廬  
膏腴之地不可勝紀青苗雖取二分之利民請納

之費至十之七八又公吏冒名新舊相因其弊益繁保甲保馬尤有害天下騷然不得休息蓋祖宗之法一變盡矣獨役法新舊差募二議俱有弊吳蜀之民以雇役為便秦晉之民以差為便荆公與司馬溫公皆早貴少歷州縣不能周知四方風俗故荆公主雇役溫公差役雖舊典亦有弊蘇內翰范忠宣溫公門下士復以差役為未便章子厚荆公門下士復以雇役為未便蓋內翰忠宣子厚雖賢否不同皆聰明曉吏治兼知南北風俗其所論甚公各不私於所主元祐初溫公復差役改雇役

子厚議曰保甲保馬一日不罷有一日害如役法則熙寧初以雇役代差役議之不詳行之太速故後有弊今復欲以差役代雇役當詳議熟講庶幾可行而限止五日太速後必有弊溫公不以為然子厚對太皇太后簾下與溫公爭辯至言異日難以奉陪喫劇太后怒其不遜子厚罷去蔡京者知開封府用五日限盡改畿縣雇役之法為差役至政事堂白溫公公喜曰使人人如待制何患法之不行紹聖初子厚入相復議以雇役改差役置司講論久不決蔡京兼提舉白子厚曰取熙寧元豐

役法施行之耳尚何講為子厚信之雇役遂定蔡  
京前後觀望反覆賢如温公暴如子厚皆足以欺  
之真小人矣温公已病改役法限五日欲速行之  
故利害未盡議者謂差役雇役二法兼用則可行  
雇役之法凡家業至三百千者聽免又許假借府  
史胥徒雇之無害衙前非雇上戶有物力行止之  
人則主官物護綱運有侵盜之患矣唯當革去管  
公庫公厨等事雖不以坊場河渡酬其勞可也雇  
役則皆無賴少年應募不自愛惜其弊不可勝言  
故曰差雇二法並作並用則可行也荆公新法農

田水利當時自不能久行保甲保馬等相繼亦罷  
獨青苗散歛至建炎初國中亂始罷嗚呼荆公云  
不行新法不作宰相温公云行新法不作樞密副  
使神宗退温公而用荆公二公自此絕交

王荆公天資孝友俸祿入門諸弟輒取以盡不問其  
子雱既長專家政則不然矣荆公諸弟皆有文學  
安禮者字和甫事神宗為右丞氣豪玩世在人主  
前不屈也一日宰執同對上有無人材之歎左丞  
蒲宗孟對曰人材半為司馬光以邪說壞之上不  
語正視宗孟久之宗孟懼甚無以為容上復曰蒲

宗孟乃不取司馬光耶司馬光者未論別事只辭  
樞密一節朕自即位以來唯見此一人他人則雖  
迫之使去亦不肯矣又因泛論古今人物宗孟盛  
稱揚雄之賢上作而言曰揚雄著劇秦美新不佳  
也上不樂宗孟又因奏書請官屬恩上曰所修書  
謬甚無恩宗孟又引例書局儀鸞司等當賜帛上  
以小故未答安禮進曰修書謬儀鸞司者恐不預  
上為之笑罷朝安禮戲宗孟曰揚雄為公坐累矣  
方蘇子瞻下御史獄小人勸上殺之安禮言其不  
可安國者字平甫尤正直有文一日荆公與呂惠

卿論新法平甫吹笛于內荆公遣人諭曰請學士  
放鄭聲平甫即應曰願相公遠佞人惠卿深銜之  
後荆公罷竟為惠卿所陷放歸田里卒以窮死雋  
者字元澤性險惡凡荆公所為不近人情者皆雋  
所教呂惠卿輩奴事之荆公置條例司初用程顥  
伯淳為屬伯淳賢士一日盛暑荆公與伯淳對語  
雋囚首跣足手携婦人冠以出問荆公曰所言何  
事荆公曰以新法數為人沮與程君議雋箕踞以  
坐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頭于市則新法行矣荆  
公遽曰兒誤矣伯淳正色曰方與叅政論國事子

第不可預姑退粵不樂去伯淳自此與荆公不合  
祖宗之制宰相之子無帶職者神宗特命粵為從  
官然粵已病不能朝矣粵死荆公罷相哀悼不忘  
有一日鳳鳥去千年梁木摧之詩蓋以比孔子也  
荆公在鍾山嘗恍惚見粵荷鐵枷扭械如重囚者  
病瘡良苦語其姪曰亟焚吾所謂日錄者姪給公  
焚他書代之公乃死或云又有所見也

王荆公知制誥吳夫人為買一妾荆公見之曰何物  
女子曰夫人令執事左右曰汝誰氏曰妾之夫為  
軍大將部米運失舟家資盡沒猶不足又賣妾以  
償公愀然曰夫人用錢幾何得汝曰九十萬公呼  
其夫令為夫婦如初盡以錢賜之司馬溫公從龐  
穎公辟為太原府通判尚未有子穎公夫人與溫  
公夫人言之為買一妾公殊不顧夫人疑有所忌  
也一日教其妾候我出汝自粧飾至書院中冀公  
一顧也妾如其言公訝曰夫人出汝安得至此亟  
遣之穎公知之對僚屬稱其賢荆公溫公不好聲  
色不愛官職不殖貨利皆同二公除修注皆辭至  
六七不獲己方受溫公除知制誥以不善作辭令

屢免改待制荆公官浸顯俸祿入門任諸弟取去  
盡不問溫公通判太原時月給酒饋以待賓客外  
輒不請晚居洛買園宅猶以兄郎為戶故二公平  
生相善至議新法不合始著書絕交矣

邵氏聞見錄卷之十一

邵氏聞見錄卷之十二

呂晦叔王介甫同為館職當時閣下皆知名士每評

論古今人物治亂衆人之論必止于介甫介甫之  
論又為晦叔止也一日論劉向當漢末言天下事  
反復不休或以為知忠義或以為不達時變議未  
決介甫來衆問之介甫卒對曰劉向強聒人耳衆  
意未滿晦叔來又問之則曰同姓之卿與衆乃服  
故介甫平生待晦叔甚恭嘗簡晦叔曰京師二年  
庇吝積于心每不自勝一詣長者即廢然而反夫  
所謂德人之容使人之意消者於晦叔得之矣以

安石之不肖不得久從左右以求其放心而稍近於道又曰師友之義實有望於晦叔故介甫作相薦晦叔為中丞晦叔迫於天下公議反言新法不便介甫始不悅謂晦叔有驩堯共工之姦矣

王荊公與呂申公素相厚荊公嘗曰呂十六不作相天下不太平又曰晦叔作相吾輩可以言仕矣其重之如此議按欲舉時其論尚同荊公薦申公為中丞欲其為助故申公初多舉條例司人作臺官既而天下苦條例司之為民害申公乃言新法不便荊公怒其叛己始有逐申公意矣方其薦申公

為中丞其辭以謂有八元八凱之賢未半年所論不同復謂有驩堯共工之姦荊公之喜怒如此初亦未有以罪申公也會神宗語執政呂公著嘗言韓琦乞罷青苗錢數為執事者所沮將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荊公因用此為申公罪除侍讀學士知州宋次道當制辭荊公使之明著其語陳相賜叔以為不可次道但云數奏失實援據非宜荊公怒自改之曰此大臣之抗章因便殿之與對輒誣方鎮有除惡之謀深駭予聞無事理之實申公素謹密實無此言或云孫覺莘老嘗為上言今

藩鎮大臣如此論列而遭挫折若當唐宋五代之際必有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者矣上已忘其人但記美鬚誤以為申公也熙寧四年申公以提舉嵩山崇福宮居洛寓興教僧舍欲買宅謀於康節先公康節曰擇地乎曰不擇材乎曰不康節曰公有定矣未幾得地於白獅子巷張文節相宅西隨高下為園宅不甚宏壯康節溫公申公時相往來申公寡言見康節必從容終日亦不過數百言而已一日對康節長歎曰民不堪命矣時荆公用事推行新法者皆新進險薄之士天下騷然申

公所歎也康節曰王介甫者遠人與君實引薦至此尚何言公作曰公著之罪也十年春公起知河陽河南尹賈公昌衡率溫公程伯淳餞於福先寺上東院康節以疾不赴明日伯淳語康節曰君實與晦叔席上各辯論出處不已某以詩解之曰二龍閑卧洛波清幾歲優游在洛城願得二公齊出處一時同起為蒼生申公鎮河陽歲餘召拜樞密副使後以資政殿學士知定州又以大學士知揚州哲宗即位拜左丞遷門下侍郎與溫公並相元祐如伯淳之詩云伯溫以經明行修命官見公於



東府公語及康節咨歎久之謂伯溫曰科名特入仕之門高下勿以為意立身行道不可不勉伯溫起謝焉公三子希哲希純希積皆師事康節故伯溫與之游甚厚三年公辭位拜空平章軍國事次年薨

王介甫與蘇子瞻初無隙呂惠卿忌子瞻才高輒問之神宗欲以子瞻為同備起居注介甫難之又意子瞻文士不曉吏事欲用為開封府推官以困之子瞻益論事無諱擬廷試策獻萬言書論時政甚危介甫滋不悅子瞻補外官中丞李定介甫客也

定不服母喪子瞻以為不孝惡之定以為恨劾子瞻作詩謗訕子瞻自知湖州下御史獄欲殺之神宗終不忍貶散官黃州安置移汝州過金陵見介甫甚欵子瞻曰某欲有言於公介甫色動意子瞻辯前日事也子瞻曰某所言者天下事也介甫色始定曰姑言之子瞻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之乎介甫舉手兩指示子瞻曰二事皆惠卿啓之某在外安敢言子瞻曰固也然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

之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事上者  
豈可以常禮乎介甫厲聲曰某須說又日出在安  
石口入在子瞻耳盖介甫嘗為惠卿發其無使上  
知私書尚畏惠卿恐子瞻泄其言也介甫又語子  
瞻曰人須是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弗為  
乃可子瞻戲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  
亦為之介甫笑而不言

王荊公晚年於鍾山書院多寫福建子三字盖悔恨  
於呂惠卿者恨為惠卿所陷悔為惠卿所悞也每  
山行多恍惚獨言若狂者田晝承君云荊公嘗謂

其姪防曰吾昔好交游甚多皆以國事相絕今居  
閒復作書相問防欣然為設紙筆案上公屢欲下  
筆作書輒長歎而止意若有所愧也公既病和甫  
以御史狀視公適報司馬溫公拜相公悵言曰司  
馬十二作相矣公所謂日錄者命防收之公病甚  
令防焚去防以他書代之後朝廷用蔡卞請下江  
寧府王防取日錄以進卞方作史懼禍乃假日錄  
減落事實文致姦偽上則侮薄神宗下則誣毀舊  
臣盡改元祐所脩神宗正史盖荊公初相以師臣  
自居神宗待遇之禮甚厚再相帝滋不悅議論多

異同故以後日錄下欺神宗匿之今見於世止七十餘卷陳瑩中所謂尊私史以壓宗廟者也伯溫竊謂荆公聞溫公入相則曰司馬十二作相矣蓋二公素相善荆公以行新法作相溫公以不行新法辭樞密使反復相辯論三書而後絕荆公知溫公長者不修怨也至荆公薨溫公在病告中聞之簡呂申公曰介甫無他但執拗耳贈卹之典宜厚大哉溫公之盛德不可及矣

范蜀公以待從事仁宗首建立皇子之議事英宗又言稱親濮安懿王為非禮以此名重天下熙寧初王荆公始用事公以直言正論折之不能勝上章乞致仕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心大臣用殘民之術荆公見之怒甚持其疏至手戰馮當世解之曰參政何必耳遂落翰林學士以本官戶部侍郎致仕舍人蔡延慶行詞荆公不快之自草制極於醜詆明日蔡延慶因賀公具以制詞出於荆公為解公笑誦其詞曰材無任職之能某披襟當之內有懷利之寔則夫子自道也公上表謝其略曰雖曰乞身而去敢忘憂國之心又曰望陛下集群議為耳目以除壅蔽之

姦任老成為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  
公既退居專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輒置酒盡歡  
或勸公稱疾杜門公曰死生禍福天也吾其如天  
何久之以二人肩輿歸蜀極江山發臨之勝賬其  
宗族之貧者暮年而後還元祐初哲宗登極宣仁  
后垂簾同聽政首以詔特起公詔曰西伯善養二  
老來歸漢室卑詞四臣入侍為我強起無或憚勤  
天下望公與溫公同升矣公辭曰六十三而未去  
蓋以引年七十九而復來豈云中禮卒不起先是  
神宗山陵公會葬陵下蔡京見公曰上將起公矣

公正色曰某以論新法不合得罪先帝一旦先帝  
棄天下其可因以為利故公卒不為元祐二聖一  
起紹聖初章惇蔡卞欲并斥公為元祐黨將加追  
貶蔡京曰京親聞蜀公之言如此非黨也惇卞乃  
已或曰司馬溫公范蜀公同以清德聞天下其初  
論新法不便若出於一人之言而晚乃出處不同  
何也伯溫曰熙寧初溫公蜀公坐言新法蜀公致  
仕溫公不拜樞密副使請宮祠者十五年元豐末  
神宗升遐哲宗宣仁太后首用溫公為宰相蜀公  
既致政於熙寧之初義不為元祐起也此二公出

處之不同其道則同也

眉山蘇明允先生嘉祐初遊京師時王荆公名始盛  
黨與傾一時歐陽文忠公亦喜之先生文忠客也  
文忠勸先生見荆公荆公亦願交於先生先生曰  
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天下患作辯  
姦論一篇為荆公發也其文曰事有必至理有固  
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糜  
潤而雨人人知之事之推移勢之相因其踈濶難  
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  
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

昔者羊叔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  
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  
今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王衍之為人  
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伎不求與  
物浮沉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  
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然不學無文容  
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  
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  
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  
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語言私立

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  
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既可勝言哉夫面  
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  
衣夷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  
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慝  
鑿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  
惡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當舉而用之則其  
為天下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孫  
孟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  
吾之言為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孰知禍之至於

此哉不然天下將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斯文  
出一時論者多以為不然雖其二子亦有嘻其甚  
矣之歎后十餘年荆公始得位為姦無一不如先  
生言者呂獻可中丞於熙寧初荆公拜叅知政事  
日力言其姦指荆公曰亂天下者必此人也又曰  
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耳司馬溫公初亦以為  
不然至荆公害民亂政溫公乃深言于上不從不  
拜樞密副使以去又貽荆公三書言甚苦冀荆公  
之或從也荆公不從乃絕之溫公悵然曰呂獻可  
之先見余不及也若曰明允先生其知荆公又在

獻可之前十餘年矣豈溫公不見辯姦也張文定公表先生墓具載之

錢朝請者名景謏忠懿王孫嘉祐間官殿直巡轄西京馬遍鋪鎮廳登進士第師事康節先公與仲父同場屋仲父之葬康節屬以為誌熙寧八年與王十三丈詔景猷同從瀛帥張諫議八丈景憲定國辟為屬官因康節寄錢丈王丈詩張丈見之寄康節詩曰橋邊處士文如錦塞上將軍髮似霜錢丈與王荆公善后荆公用事論新法不合遂相絕終身為外官其家集有荅充守趙度之書自序甚詳

云彼者指荆公也足以見錢丈之賢矣其書曰景謏再拜督府度支器之八兄執事專使至象賜書周悉既感且慰兼審府政清閑晏居多暇豫甚善某與吾兄別已八九年其間悲哀離憂家事百出患難多而懽意少都無日前之樂雖人事使然亦年齒將衰情懷不佳耳每遇美景樂事群居衆處之處反戚戚感傷至終日慘然而去不知吾兄懷抱又如何也及象垂問八九年間所得所失并問及拒時宰事乃勸僕以遠禍辱計吾兄以人言而聞未判其是非故此及之也僕亦不自知其為是

非但量己之力行己之見而已試為吾兄一二陳  
之始僕為進士時彼為太常博士主別頭試取僕  
於數百人之中以為知道者得預薦送於春官氏  
彼又稱重於公卿間是後日遊其門執師弟子之  
禮授經論文非二帝三王之道孔子孟子之言不  
言及其提點畿內僕為畿簿當是時學士大夫趨  
之者不壹獨以文行稱薦則親其人亦已熟矣及  
僕調蔡澤令繼丁家艱聞其叅大政天下之人無  
不懽喜鼓舞謂其必能復三代之風一致太平是  
時僕自許昌以私事來京師因見之於私第方盛

夏與僧智緣者並卧于地又其黨人最親者一人  
袒露而坐於其傍顧僕脫帽褫服初不及其他卒  
然問曰青苗助役如何僕對以利少而害多後日  
必為貧民之患又問曰孰為可用之人則對以居  
喪不交人事而知人之難尤非淺淺事彼意甚不  
樂僕私自謂大賢為政於天下必有奇謀遠業出  
人意表亦不敢必其乖亂及歸許見其變易祖宗  
法度專以聚斂苛刻為政而務新奇謂為新法而  
天下好進之人紛紛然以利進矣殊非前日之所  
講而聞者又二三年僕以調官京師當其作相當



國又往見之彼喜僕之來令先見其弟平甫平甫固故人知我者亦喜曰相君欲以館閣處君而任以事僕戲與平甫相誚以謂百事皆可所不知者新書役法耳平甫雖以僕為太方然繫節賞歎以僕為知言及見彼首言欲僕治峽路役書又以戎瀘蠻事見委僕以不知峽路民情而戎瀘用兵繫朝廷舉動一路生靈休戚願擇知兵愛人者彼大怒是時坐客數十人無不為僕寒心者及退就舍有為僕賞激者有指僕以為矯而詆者僕固已自得於胸中亦不屑人言之是非僕每觀自古以來

好利者衆顧義者寡天下萬事率皆由人而不在於己何也利勝於義也是以君子置其由人者而行其在己者故出處去就我固有者也必本於義而行之在我則有所不為苟為利所動而亦由於人則盜亦可為也夫盜之所以為盜者利勝於義而不知所以為之者僕常病此風行之於天下也甚久歷千百年無一人正其弊而曉其俗者以是行之於世愈益自信而不疑又何人言之卹哉仰不愧於天俯不愧於人內不愧於心僕之所得如此當時雖私自喜得不致於禍以厚幸然又以哀

其人識淺而慮固不知治亂興亡之本而暗於治體自國朝以來得君未有如此之專者方天子聰明神聖祖宗積德百年仁恩靈澤淪入骨髓而未  
有享之者正當輔天子以道德施忠厚之化以承列聖之休百年之澤安養元元之民與天下共之  
致太平之業成萬世不可拔之基以貽子孫於無窮而反玩兵黷刑變亂天常以祖宗為不足法敵  
塞人主聰明離天下之心以基亂階此忠臣義士尤所痛惜也後僕官繁卸彼益任政用事而一代  
成法無一二存者百姓愁苦而郡縣吏惴惴憂懼

日虞以罪去者不但變其法制而已至於教人之  
道治人之術經義文章自名一家之學而官人蒞  
政皆去故舊而尚新奇天下靡然向風矣乃以穿  
鑿不經入於虛無牽合臆說作為字解者謂之時  
學而春秋一王之法獨廢而不用又以荒唐誕恠  
非昔是今無所統紀者謂之時文又以傾險趨利  
殘民而無耻者謂之時官驅天下之人務時學為  
時文以邀時官僕既預仕籍而所學者聖賢事業  
專以春秋為之主皆大中至正三綱五常之道其  
所為文學六經而為必本於道德性命而一歸於

仁義其施於官者則又忠厚愛人兼善天下之道  
自顧不合於時而學之又不能方惶惶然無所容  
其迹而故人張諫議正國辟僕為高陽帥幙到官  
已逾一年矣幸而主人仁厚鎮靜邊鄙無事得優  
游於文史而才到又得一子今已三歲一女早嫁  
令族顧一身都無所累然有貧老之兄又一弟早  
卒孤遺藐然未畢婚嫁即主人罷府當求抱閨擊  
枹之仕以為貧藏身避當塗之怒今春邵堯夫先  
生亦有書招我為洛中之游兼有詩云年光空去  
也人事轉蕭然止俟貧而老者生事粗足幼而孤

者有立有歸亦西歸洛中守先人墳墓倘佯于有  
洛之表吾願畢矣吾兄愛我素厚知我此志故盡  
僕所懷看訖裂去無以示人以速吾禍聞吾兄亦  
治明水之居不知何時定歸因書垂及相去甚遠  
未有占會之期惟愛民自厚他無足禱云

邵氏聞見錄卷之十二

邵氏聞見錄卷之十三

劉仲通慕司馬溫公呂獻可之賢方溫公欲誌獻可墓時仲通自請書石溫公文文出直書王介甫之罪不隱仲通始有懼意其子安世字器之出入溫公門下代其父書自此益知名至溫公入相元祐薦器之為館職謂器之曰足下知所以相薦否器之曰某獲從公遊舊矣公曰非也某閒居足下時節問訊不絕某位政府足下獨無書此某之所以相薦也至溫公薨器之官浸顯為溫公之學益篤故在臺諫以忠直敢言聞於時紹聖初黨禍起器

之尤為章惇蔡卞所忌遠謫嶺外盛夏奉老母以  
行途人皆憐之噐之不屈也抵一郡聞有使者自  
京師來人為噐之危之郡將遣其客未勸噐之治  
後事客泣涕以言噐之色不動留客飯談笑自若  
對客取筆書數紙徐呼其紀綱之僕從容對曰聞  
朝廷賜我死即死依此數紙行之笑謂客曰死不  
難矣客從其僕取其所書紙閱之則皆經紀其家  
與經紀其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客驚嘆以為  
不可及也噐之留數日使者入海島杖死內臣陳  
衍章惇蔡卞固令廷往諸逼諸流人自盡耳噐之

一日行山中扶其母籃輿憩樹下有大地冉冉而  
至草木皆披靡擔夫驚走噐之不動也地若相向  
者久之乃去村民羅拜噐之曰官異人也地吾山  
之神也見官喜相迎耳官遠行無恙乎建中靖國  
初以上皇登極赦恩得歸居南京尋復從官帥定  
武蔡京用事再落職以死嗚呼溫公門下士多矣  
如噐之者所守凜然死生禍福不變真元祐人也  
噐之平生喜讀孟子故其剛大枉之氣似之

熙寧間上書者言秦州閒田萬餘頃賦民耕之歲可  
得穀三萬石因籍所賦者為弓箭手竝邊有積年

滯鈔不用用之以遷蜀貨而鬻於邊州官於古渭  
砦置市場務因之可以開河湟復故地斬匈奴右  
臂宰相力行其議知秦州事李師中極言其不可  
乃命開封府推官王克臣同內侍押班李若愚按  
其實克臣還奏曰臣按所謂閒田者皆無之且興  
貨以積境上實啓戎心開邊隙為後害甚大臣竊  
以謂不可也聞者以其言為難克臣後為賢從官  
其墓誌所載如此伯溫日上書者王韶也宰相力  
行者王介甫也知秦州李師中者鄆州名臣李誠  
之待制也介甫王韶之說為熙河之役天下之士

無敢言其不可者王公獨能言之難哉

熙寧中朝廷有生老病苦之語時王荊公改新法日  
為生事曾魯公以年老依違其間富韓公稱病不  
出唐參政與荊公爭按問欲舉理直不勝疽發背  
死趙清獻唯聲苦時范忠宣公為侍御史皆劾之  
言荊公章云在近功忘其舊學言富公章云謀身  
過於謀國言曾公趙公章云依違不斷可否忠宣  
每曰以王介甫比莽卓過矣但急於功利遂忘素  
守荊公猶欲用忠宣為同修起居注忠宣不從出  
為陝西漕又移成都漕荊公不悅竟以事罷之

元豐初蔡確排吳充罷相指王珪為充黨欲并逐之  
珪畏確引用為執政時珪獨相久神宗厭薄之珪  
不悟確機警覺之一日密問珪曰近上意於厚薄  
何如珪曰無他確曰上厭公矣珪曰奈何確曰上  
久欲收復靈武患無任責者公能任責則相位可  
保也珪喜謝之適江東漕張琬有違法事帝語珪  
欲遣官按治珪以帝意告都檢正俞充與琬善以  
書告琬琬上章白辯帝問珪曰張琬事唯語卿琬  
何從知珪以漏上語退朝甚憂召俞充問之充對  
以實珪曰某與君俱得罪矣然有一策當除君帥

環慶亟上取靈武之章上喜罪可免乃除充待制  
帥環慶充果達取靈武之章未幾充暴卒以高遵  
代之有旨以遵裕節度五路大兵為靈武之後涇  
原副使師劉昌祚領大部兵先生靈武城下以遵  
裕未至不敢進熙河李憲兵不至鄜延副帥种諤  
獨乞班師遵裕至夏人大集決黃河水以灌我師  
凍餒沉溺不戰而死者十餘萬人遵裕狼狽以遁  
虜追襲之諤擁兵不救以實其說推其兵端由王  
珪避漏泄上語之罪所致紹聖初謂珪策立哲宗  
有異議以為臣不忠追貶實非其罪而靈武之禍

其罪也蔡確罪尤大貶死新州有以也夫蔡確鞠  
相州獄朝士被繫者確令獄卒與之同室而處同  
席而寢飲食旋溷共在一室置大盆于前凡饋食  
者羹飯餅餌悉投其中以杓勻攪分飼之如犬豕  
置不問故繫者幸其得問無罪不承確專以起獄  
致位宰相云

章惇者郇公之疎族舉進士在京師館于郇公之第  
私族父之妾為人所掩踰垣而出誤踐街中一姬  
為姬所訟包公知開封府不復深究贖銅而已惇  
後及第在五六人間大不如意誚讓考試官人或

求觀其敕擲地以示之士論忿其不恭熙寧初試  
館職御史言其無行罷之及介甫用事張郇李承  
之薦惇可用介甫曰聞惇大無行承之曰某所薦  
者才也顧惇才可用於今日耳素行何累焉公試  
與語自當愛之介甫召見之惇素辯又善迎合介  
甫大喜恨得之晚擢用數年至兩制三司使右司  
馬溫公記惇如此伯溫作惇傳載辯誣甚詳

楊元素為中丞與劉摯言助役有十害王荊公使張  
琥作十難以詰之琥辭不為曾布曰請為之仍詰  
二人向背好惡之情果何所在元素惶恐請曰臣



愚不知助役之利乃尔當伏妄言之罪摯舊曰為人臣豈可壓柱權勢使人主不知利害之實即復條對布所難者以伸前議臣曰臣所向者陛下所背者權臣所好者忠直所惡者邪姦臣今獲罪譴逐固自其分但助役終為天下之患害願陛下勿忘臣言於是元素出知鄭州贄責監臨琥亦由此忤荆公意坐事落修注

呂惠卿丁父憂去王荆公未知心腹所託可與謀事者曾布時以著作佐郎編勅巧點善迎合荆公意悅之數日間相繼除中允館職判司農寺告謝之

日抱勅告五六道布為都檢正故事白荆公即行時馮當世王禹玉並叅政或曰當更二公布亟相已定何問彼為候勅出令押字耳故唐詢對兩府彈荆公文呂惠卿曾布安石心腹王珪元絳安石之僕隸又曰珪奴事安石猶懼不了云

土蕃在唐最盛至本朝始衰今河湟邈川青唐洮岷以至階利文政綿州威茂黎移州夷人皆其遺種也獨喃囉一族最盛雖西夏亦畏之朝廷封西平王用為蕃翰陝西州縣特置驛謂之喃家位歲貢奉不絕未開熙河前關中士人多言其利害雖張

橫渠先生之賢少時亦欲結客以取范文正公帥  
延安招置府第俾修制科至登進士第其志乃已  
仁宗皇帝朝韓富弼二公為宰相凡言開邊者皆  
不納熙寧初王荊公執政始有開邊之議王韶者  
罷新安縣主簿遊邊得其說遂上開河之策荊公  
以為奇謀乃有熙河之役獨岷州白石大潭秦州  
屬縣有賦稅其餘無斗粟尺布惟仰陝西州縣朝  
廷帑藏供給故自開熙河以來陝西民日困朝廷  
財用益耗初唃廝囉分處諸子於熙河洮岷之地  
唃廝囉死諸子皆衰弱故韶能取之唃廝囉諸子

唯董氈者在湟鄯最盛韶之勢止能取河州韶暫  
入朝鬼章已舉兵攻河州遂有踏白之敗景思立  
死之紹聖初章惇作相爭布作樞密董氈已自立  
為強臣阿里骨所篡國人畏之阿里骨死其子瞎  
征立國人思故主不附瞎征征懦弱欲為僧國人  
又欲殺之瞎征遂乞納土歸朝廷時帥熙河童貫  
初領邊事乃受之送于朝封官爵遣居熙河州建  
中靖國初韓忠彥為相安燾為樞密遂棄鄯鄯求  
唃氏苗裔立之韓忠彥罷蔡京作相復鄯鄯責安  
燾與熙河帥姚師雄及凡議棄者而邊事復興矣

嗚呼朝廷受小國叛臣所納地不能正其罪又責以官爵在理為不順靖康初言者乞求青唐種族以鄆鄆之地賜之朝廷下熙河帥議以聞無敢任其責者乃已至大金陷陝之六路兵入熙河即求鄆鄆舊族盡以其地與之嗟夫彼夷狄也能知行正道如此

元豐八年三月五日神宗升遐詔至洛故相韓康公為留守程宗丞伯淳自御史出為汝州酒官會以檄來舉哀於府第既罷謂康公之子宗師兵部曰某以言新法不便忤大臣同列皆謫官某獨除監

司某不敢當辭之念先帝見知之恩終無以報已而泣兵部曰今日朝廷之事何如宗丞曰司馬君實呂晦叔作相矣兵部曰二公果作相當何如宗丞曰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兵部曰何憂宗丞曰元豐大臣皆嗜利者若使自變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禍未艾也君實忠直難與議晦叔解事恐力不足耳既而二公果並相召宗丞未行以疾卒溫公申公亦相繼薨呂汲公微仲范忠宣公堯夫並相忠宣所見與宗丞同故蔡確貶新州忠宣獨以為不可至謂汲公

日公若重開此路吾輩將不免矣忠宣竟罷去嗚呼宗丞為溫公申公所重使不早死名位必與忠宣等更相調護協濟於朝則元祐朋黨之論無自而起也宗丞可謂有先見之明矣與韓兵部論此事時范醇夫朱公揆杜孝錫伯溫同聞之今四十年而其言益驗故為表出之

哲宗即位宣仁后垂簾同聽政事群賢畢集於朝專以忠厚不擾為治和戎偃武愛民重穀庶幾嘉祐之風矣然雖賢者不免以類相從故當時有洛黨川黨翔黨之語洛黨者以程正叔侍講為領袖朱

光庭賈易等為羽翼川黨者以蘇子瞻為領袖呂陶等為羽翼翔黨者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為領袖羽翼尤衆諸黨相攻擊而已正叔多用古禮子瞻謂其不近人情如王介甫深疾之或加玩侮故朱光庭賈易不平皆以謗訕誣子瞻執政兩平之是時既退元豐大臣于散地皆啣怨刺骨陰伺間隙而諸賢者不悟自分黨相毀至紹聖初章惇為相同以為元祐黨盡竄嶺海之外可哀也呂微仲秦人慙直無黨范醇夫蜀人師溫公不立黨亦不免竄逐以死尤可哀也

熙寧間梁丞相適薨聞先獻后有旨於相國寺飯僧  
資薦神宗問曰豈以梁適為仁宗舊相耶后曰微  
梁適吾無今日矣帝問其故曰吾初冊后仁宗一  
日對宰輔言朕居宮中左右前後皆皇后之黨宰  
相陳執中請付外施行梁適進曰閭巷之人今日  
出一妻明日又出一妻猶為不可况天子乎執中  
之言非是仁宗不語久之曰梁適忠言也嗚呼惟  
仁宗之聖梁公之賢吾先獻后所以為宋之任姒  
歟

李承之侍制奇士蘇子瞻所謂李六丈人豪也為童

子時論其父緯之功於朝久不報自詣漏舍以狀  
白丞相魏公公曰君果讀書自當取科名不用紛  
紛論賞也承之云先人功罪未辯深怨先犬馬填  
溝壑無以見於地下故忍痛自言若欲求官稍識  
字第二人及第固不難魏公王堯臣榜第二人登  
科承之故云公聞其語矍然或云魏公德量服一  
世獨於承之終身不能平承之既登科第官寢顯  
益有直聲唐介參政為臺官時言文潞公燈籠錦  
獻張貴妃事上怒甚謫介春州承之送以詩有去  
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並遊英俊顏何

厚未死奸雄骨尚寒之句後介復用潞公薦官於  
朝廷無所言承之以書從介索所送詩介無以報  
取詩還之曰我固不用落韻詩也以山寒二字韻  
不同故云可見承之剛正也在仁宗朝官州縣因  
御史報包拯拜叅政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承之  
正色曰包公無能為今知鄆縣王安石者眼多白  
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此人也後荆公相神宗  
以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卹為術承  
之深詆之至呂獻可中丞死承之以詩哭之有奸  
進賢須退忠臣死國憂吾生竟何益願卜九泉遊

之句荆公之黨呂惠卿益怨之未有以發也會承  
之上章自叙宗留其章禁中惠卿堅請出之惠卿  
因節畧意以天生微臣實為陛下等語故上意遂  
有愚弄人主之責終其身不至大用嗚呼士若承  
之豈孔子所謂剛者歟

朱壽昌者少不知母所在棄官走天下求之刺血書  
佛經志甚苦熙寧初見於同州迎以歸朝士多以  
詩美之蘇內翰子瞻詩云感君離合我酸心此事  
今無古或聞王荆公薦李定為臺官定嘗不持母  
服臺給舍俱論其不孝不可用內翰因壽昌作詩

貶定故曰此事今無古或聞也後定為御史中丞  
言內翰多作詩貶上自知湖州赴詔獄小人必欲  
殺之張文定范忠宣二公上疏救不報天下知其  
不免矣內翰獄中作詩寄黃門公子由云與君世  
世為兄弟更結來生未斷因或上聞上覺之悽然  
卒赦之止以團練副使安置黃州

元豐七年甲子六月二十六日洛中大雨伊洛漲壞  
天津橋波浪與上陽宮牆齊夜西南城破伊洛南  
北合而為一深丈餘公卿士庶第宅廬舍皆壞唯  
伊水東渠有積薪塞水口故水不入府第韓丞相

康公尹洛撫循賑貸無盜賊之警人稍安後兩日  
有惡少數輩聲言水再至人皆號哭公命擒至決  
配之乃定聞於朝築水南新城新堤增築南羅城  
明年夏洛水復漲至新城堤下不能入洛人德之  
康公尹洛有異政此其大者也

邵氏聞見錄卷之十三

邵氏聞見錄卷之十四

元豐末神宗山陵韓康公尹洛凡上供之物皆預辦  
雖中貴人不敢妄有所求蓋公之子宗師從洛  
之賢士大夫游有所聞必白公施行之又朱光庭  
公揆杜純孝錫皆府官公薦為山陵司屬二人忠  
信有餘多所論列後成而民被其賜公以功拜使  
相判大名既去而人益思之先是神宗靈駕次求  
安公迎於郊朱太妃護駕于後公亦迎之太妃還  
禁中偶為宣仁太后言宣仁怒曰韓某先朝老臣  
汝安得當望塵之禮太妃泣謝公之名重如此也



韓持國大資知穎昌府時彥以狀元及第為簽判初見持國通謁者稱狀元持國怒曰狀元無官耶自此呼時簽判云彥終身啣之馬洎巨濟亦以狀元及第為秦州簽判初呼狀元呂晉伯為帥謂之曰狀元云者及第未除官也既為判官不可曰狀元也巨濟媿謝晉伯又謂巨濟曰科舉之學既無用脩身為己之學其勉之時謝良佐顯道作州學教授顯道為伊川程氏之學晉伯每屈車騎因巨濟過之則顯道為講論語晉伯正襟肅容聽之曰聖人言行在焉吾不敢不肅又教以公事繁牘委巨

濟詳覆且曰修身為己之學不可後為政治民其可不知巨濟自以為得師後立朝為臺官有聲每曰呂公教載之恩也賢于時彥遠矣

元佑初哲宗幼冲起文潞公以平章軍國重事召程頤正叔為崇政殿說書正叔以師道自居每侍上講色甚莊繼以諷諫上畏之潞公對上恭甚進士唱名侍立終日上屢曰太師少休公頓首謝立不去時公年九十矣或為正叔曰君之倨視潞之恭議者為未盡正叔曰潞公三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為上師傳其敢不自重吾與潞公

所以不同也識者服其言

元祐三年范忠宣公為尚書右僕射有吳處厚者以蔡確題安州車蓋亭詩來上以詩為謗訕宣仁大后得之怒曰蔡確以吾比武后當重譴呂汲公為左丞不敢言范忠宣乞薄確之罪不從初議貶確新州忠宣謂汲公曰此路荆棘已七八十年矣吾輩開之恐自不免汲公又不敢言忠宣因乞罷政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潁昌劉摯罷哲宗與宣仁太后復用忠宣為右相宣仁太后寢疾宰輔入問后留忠宣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章獻太后朝勸

后盡母道在仁宗朝勸帝盡子道卿當似之嗚呼宣仁后之所以望忠宣者群臣莫及也哲宗親政呂汲公欲遷殿中侍御史楊畏為諫議大夫忠宣曰天子諫官當用正人楊畏不可用汲公方約畏為助謂忠宣曰豈以楊畏言公邪忠宣曰不知也蓋上初召忠宣畏嘗有言上不行忠宣故不知也忠宣因乞罷政上不許後楊畏首叛汲公凡可以害汲公者無所不至又李清臣首逢紹述之議多害正人一日哲宗震怒謂門下侍郎蘇轍曰卿安得以秦皇漢武上比先帝蘇門下下殿待罪呂

汲公等不敢仰視忠宣從容言曰史稱武帝雄材  
大畧為漢七制之主蓋近世之賢君蘇轍果以此  
先帝非謗也陛下親政之初進退大臣不當如訶  
叱奴僕哲宗怒少霽罷朝蘇門下舉笏謝忠宣曰  
公佛地位中人也蘇公與忠宣同執政忠宣寡言  
蘇公平昔若有所疑至此方知其賢忠宣屢乞罷  
政出知陳州章惇用事元祐黨禍起忠宣獨不預  
至呂汲公南遷忠宣齋戒上書救汲公惇怒亦責  
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忠宣欣然而往每諸子怨章  
惇忠宣必怒止之江行赴貶所舟覆扶忠宣出衣

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為之哉至永州公之諸  
子聞韓維少師謫均州其子告章惇以少師執政  
日與司馬溫公議論多不合得免行欲以忠宣與  
司馬溫公議役法不同為言求歸白公公曰吾用  
君實薦以至宰相同朝論事不合即可汝輩以為  
今日之言不可也有愧而生者不若無愧而死諸  
子遂止元符末哲宗升遐上皇即位之初欽聖皇  
太后同聽政忠宣公自永州先以光祿卿分司南  
京鄧州居住蓋二聖欲用公矣遣中使至永州賜  
茶藥密諭曰皇帝與太皇太后甚知相公在先朝

言事忠直今虛位以待相公不知目疾如何用何人醫治只為左右有不是當人阻隔相公公頓首謝又曰太后問相公官家即位行事如何天下人何說公曰老臣與遠方之人惟知鼓舞聖德人曰天下有不便事但奏來公曰敢不奉詔又曰鄧州且去否公曰已出望外如歸鄉里又曰離闕下日二聖再三言太后在宮中皇帝在藩邸甚知相公是直臣公感泣不已俄進右正議大夫提舉嵩山崇福宮繼復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官使召赴闕供職而公病詔書有豈惟尊德尚蓋昭宗寵優庶

幾輒論嘉謀日聞忠告之語公捧詔泣日上果用我矣目明全失風痺不隨恩重命輕死有餘責將至畿內上又遣中使賜銀合茶藥促公入覲仍宣謁見之意公曰老臣昏忘不可勉強中使曰朝并有優禮公曰老臣命薄虛蒙聖眷又遣中使賜銀絹各五百以絀道之費又遣國醫診視所須並出內府一錢不得取於公家候公疾愈乃得歸公乞歸潁昌養疾上不得已許之每見輔臣問安否乃曰范某得一識面足矣上知公決不能起始命相公疾少間令醫者在門不許受私謝乃以天寧節

所得冠帔請換服色上批其奏曰冠帔可留與骨  
肉醫者之服依所請卿忠言嘉謀宜時有陳奏以  
副朕眷待耆德求治之意公表謝復告老詔不允  
比詔至公已薨矣上與太皇太后聞震悼出涕先  
是公疾革精識不亂諸子侍讀口占遺表凡八事  
命門生李之儀次第之內一事云若宣仁之謗議  
未明致保佑之憂勤不顯皆權臣務快其私憤非  
泰陵實謂之當然蓋忠宣思所以報宣仁后之託  
也諸子以其所言皆朝廷大事且防後患以公口  
占書繳申穎昌府印寄軍資庫公將葬李之儀作

行狀且論平生立朝行己之大節蔡京用事小人  
附會言公之子正平等撰造中使至永州傳宣聖  
語以為遺表非公意也正平與李之儀皆下御史  
獄捶楚甚苦正平之儀欲誣服其傳宣中使獨不  
服曰舊制凡傳聖語受本於御前請寶印出注籍  
於內東門遣使聖語籍中使從其家得永州傳宣  
聖語本有御寶如所言又驗內東門受聖語籍亦  
同又下穎昌府取正平所繳納遺表八事皆實獄  
遂解正平猶羈管象州之儀羈管太平州正平之  
家死於嶺外者十餘人獨正平遇赦得歸不出仕

中身為選人蔡京者紹聖初為戶部尚書欲結后  
戚向氏故奏展向氏墳寺事下開封府正平為開  
封府縣尉往按視其地曰向氏寺地步已足民田  
不可奪府以其言聞哲宗怒京贖銅二十斤京由  
此恨正平故欲誣殺之嗚呼使忠宣無恙相上皇  
於初載天下豈復有今日之禍公既病不能朝上  
皇始命相曰魯布與蔡京云

嘉祐中李參自荆南帥召為三司使參政孫抃曰參  
刻剝聚斂之材不可用改群牧使蓋祖宗不以財  
計用人至仁宗朝大臣所宗尚如此元豐初薛向

自三司使同知樞密院雖以能吏治曉財用進時  
朝廷下州縣令民戶養保馬天下以為不便宰執  
兼行之向獨以為不可以本官責知隨州既死至  
元祐初錄其言謚恭敏

邵氏聞見錄卷之十四

邵氏聞見錄卷之十五

程宗丞先生名顥字伯淳弟侍講先生名頥字正叔  
康節先公以兄事其父太中公二先生皆從康節  
遊其師曰周敦頤茂叔宗丞為人清和侍講為人  
嚴峻每康節議論宗丞心相契若無所問侍講則  
時有往復故康嘗謂宗丞曰子非助我者然相知  
之盡二先生則同也橫渠張先生名載字子厚弟  
戩字天祺為二程先生之表叔子厚少豪其才次  
結客取熙河鄜鄜之地范文正公帥延安聞之館  
於府第俾備制利與天祺皆登進士第方同二程

先生脩中庸大學之道尤深於禮熙寧初子厚為  
崇文院校書天祺與伯淳同為監察御史時介甫  
行新法伯淳自條例司官為御史與臺諫官論其  
不便俱罷上猶主伯淳介甫亦不深怒之除京西  
北路提點伯淳力辭乞與同列俱貶改澶州簽判  
天祺尤不屈一日至致事堂言新法不便介甫不  
荅以扇障面而笑天祺怒曰叅政笑某不知天下  
笑叅政也趙清猷公同叅大政從旁解之天祺曰  
公亦不可謂無罪清猷有媿色謫監鳳翔府司竹  
監舉家不食笋其清如此未幾卒於官子厚亦求

去熙寧十年吳充丞相當國復召還館康節已病  
子厚知醫亦喜談命診康節脉曰先生之疾無慮  
又曰頗信命否康節曰天命某自知之世俗謂命  
某不知也子厚曰先生知天命矣尚何言子厚入  
館數月以病歸過洛康節已捐館折簡慰撫伯温  
勤甚見二程先生曰某之病必不起尚可及長安  
也行至臨潼縣沐浴更衣而寢及旦視之亡矣門  
生袁縹挽車葬鳳翔之橫渠是謂橫渠先生伯淳  
自澶州請監洛河木竹務以便親除判武學未赴  
以中丞李定言罷知開封府扶溝縣失囚謫汝州



監酒元祐初以宗正丞召將大用未赴卒葬伊川  
文潞公表其墓曰明道生生正叔元祐初用司馬  
溫公呂申公薦召對初除職官再除館職除崇政  
殿說書歲餘出判西京國子監兩除直秘閣不拜  
紹聖中生元祐黨謫涪州遇上皇即位赦得歸久  
之復官以卒是謂伊川先生三先生俱從康節遊  
康節尤喜明道其譽之與富韓公司馬溫公呂申  
公相等故康節四賢詩云彥國之言鋪陳晦叔之  
言簡當君實之言優游伯淳之言條暢四賢洛之  
觀望是以在人之上有宋熙寧之間大為一時之

壯則康節之所以處明道者盛矣一日二程先生  
侍太中公訪康節於天津之廬康節携酒飲月陔  
上歡甚語其平生學術出處之大明日悵然謂門  
生周純明日昨從堯夫先生遊聽其論議振古之  
豪傑也惜無所用於世純明日所言何如明道曰  
內聖外王之道也是日康節有詩云草軟波平風  
細溜雲輕日淡柳低接狂言不記道何事劇飲未  
韋如此盃好景只知閑信步明歡那覺大開懷必  
期快作賞心事却恐賞心難便來明道和云先生  
相與賞西街小子親携几杖來行處每容參劇論

坐隅還許瀝餘杯檻前流水心同樂林外青山眼  
重開時泰心閒兩難得直須乘興數追陪明道敬  
禮康節如此故康節之葬伯溫獨請誌其墓焉悲  
夫先生長者已盡其遺言尚存伯溫自念其景可  
傷不可使後生無聞也因具載之

元符末呂惠卿罷延安帥陸師閔代之有訐惠卿多  
以人冒功賞者師閔以其事付有司未竟罷去魯  
布為樞密使素與惠卿有隙特自大原移范德孺  
延安蓋德孺於惠卿亦有隙也德孺至取其事自  
治有自皇城使追奪至小使臣者德孺由是大失

邊將之心議者謂其詞於前政事已在有司德孺  
乃取以自治失矣德孺聰明過人而為魯布所使惜  
哉未幾德孺亦以論殺法罷如忠宣丞相則不然  
公帥慶陽時為總管种詒無故訟於朝上遣御史  
按治詒停任公亦罷帥至公為樞密副使詒尚停  
任復薦為求興軍路鈴轄又薦知隰州公每自曰  
先人與种氏上世有契義某不肖為其子孫所訟  
寧論事之曲直哉嗚呼可謂以德報怨者也以德  
孺之賢於是乎有愧於忠宣矣

田晝者字承君陽翟人故樞密宣簡公姪也其人物

雄偉議論慷慨俱有前輩之風邠浩志完者教授  
穎昌與承君游相樂也浩性懦因得承君故遇事  
輒自激勵元符間承君監京城門一日報上召志  
完承君為之喜又一日報志完賜對承君益喜監  
門法不許出志完亦不來久之志完除言官承君  
始望志完矣志完遣客見承君以測其意客問承  
君近讀何書承君曰吾作墨子詩有知君既得雲  
梯後應悔當年泣染絲之句為鄙志完發也客言  
於志完志完折簡謝承君辭甚苦因約相見承君  
曰斯人尚有所畏未可絕也取告見之問志完曰

平生與君相許者何如今君為何官志完媿謝曰  
上遇群臣未嘗假以聲色獨於某若相喜者今天  
下事固不勝言意欲使上益相信而後言貴其有  
益也承君許之既而朋黨之禍大起時事日變更  
承君謝病歸陽翟田舍一日報廢皇后孟氏立劉  
氏為皇后承君謂諸子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  
又一日志完以書約承君會穎昌中塗自云得罪  
承君喜甚亟往志完具言諫廢立皇后時某之言  
戇矣上初不怒也某因奏曰臣即死不復望清光  
矣下殿拜辭以去至殿門望上猶未興凝然若有

所思也明日某得罪志完承君相留三日臨別志  
完出涕承君正色責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  
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  
無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為者未止此也志完茫然  
自失歎息曰君之贈我厚矣乃別去建中靖國初  
承君入為大宗丞宰相魯布欲收置門下不能屈  
除提舉常平亦辭請知淮陽軍以去吏民畏愛之  
歲大疫承君日自挾醫戶問病者藥之良勤一日  
小疾不出正晝一軍之人盡見承君擁騎從騰空  
而去就問之死矣或曰為淮陽土神云

儒釋之道雖不同而非特立之士不足以名其家近  
時伯溫聞見者二人大儒伊川先生程正叔元祐  
初用司馬溫公薦侍講禁中時哲宗幼冲先生以  
師道自居後出判西京國子監兩加直秘閣皆辭  
之黨禍起謫涪州先生注周易與門弟子講學不  
以為憂遇赦得歸不以為喜長老道楷者崇寧中  
以朝廷命住京師法雲寺上一日賜紫方袍及禪  
師號楷曰非吾法也却不受中使譖于上以為道  
楷擲勅於地上怒下大理寺杖之理官知楷為有  
道者欲出之問曰師年七十乎曰六十九矣有疾

手搢正色曰某平生無病上賜杖官不可輒輕之  
遂受杖無一言自此隱沂州芙蓉湖從之者益盛  
朝廷數有旨復命為僧不從嗚呼二人者雖學不  
同皆特立之士也為儒為釋而不以道者聞其風  
可以少媿矣

程伯淳先生嘗曰熙寧初王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  
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為俗學不通世務中  
去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為有材能知變通用之  
君子如司馬君實不拜同知樞密院以去范克夫  
辭同修起居注得罪張天祺自監察御史面折介

甫被謫介甫性狼慢衆人以為不可則執之愈堅  
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爭為刻薄故害天下益深  
使衆君子未用與之敵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  
尚有聽容之理俾小人無隙以乘其為害不至此  
之甚也天下以先生為知言

陳瓘字瑩中閩人有學問年十八登進士甲科紹聖  
初周章惇薦為大學博士先是惇之妻嘗勸惇無  
脩怨惇作相專務報復首起朋黨之禍惇妻死惇  
悼念不堪瑩中見惇容甚衆謂惇曰公與其無益  
悲曷若念夫人平生之言蓋譏惇之報怨也惇以

為忤不復用曾布為相薦瑩中為諫官為都司蔡  
卞據王安石日錄改修神宗實錄曾布亦主熙寧  
元豐之政瑩中上布書謂卞尊私史以壓宗廟及  
論時政之不當時布又以為忤出之瑩中為諫官  
時為上皇極言蔡京蔡卞不可用用之決亂天下  
蔡京深恨之屢竄謫例用赦放歸猶隸通州一日  
瑩中之子走京師言蔡京事詔獄下明州捕瑩中  
甚急士民哭送之瑩中不為動既入獄見其子被  
繫笑曰不肖子煩吾一行蔡京用酷吏李孝壽治  
其事孝壽坐聽事簾中列五木于庭引瑩中問之

瑩中從容曰蔡京之罪某實知之不肖子不知也  
多求紙自書孝壽俱以瑩中為不知情即日放歸  
再領通州其子配海上瑩中撰尊堯集以辨王安  
石妄作日錄以詆祖宗詆神宗者今行于世靖康  
初不及大用以死特贈諫議大夫瑩中晚喜康節  
先生之學嘗從伯溫求遺書曰吾於康節之學若  
有得也

伯溫紹聖初監求興軍錢監呂晉伯龍圖居里第教  
見之深蒙器愛伯溫罷官貧不能歸用茶司薦為  
屬官一日見呂公公曰君亦為此官何耶選人作

諸司屬官使臣為走馬承受則一生不可作他官矣伯溫對以故公曰為親為貧則可也公丞相汲公之兄性剛直謹禮法為從官歸見縣令必致祭梓之恭待部吏如子弟多面折其短而樂於成人雖丞相亦未嘗少假顏色也一日至府第坐堂上丞相夫人拜庭下命二婢子掖之公怒曰人以為丞相夫人吾但知呂二郎新婦耳不疾病輒用人扶何也丞相為之媿謝乃已每勸丞相辭位以避滿盈之禍紹聖中丞相南遷公帥平涼議邊事不合移帥秦又與鍾傳議不合亦忤章惇降待制知

同州致仕復龍圖閣直學士嗚呼呂公今之古人也伯溫尚及見之記其平生之言如此

本朝古文柳開仲塗穆脩伯長首為之唱尹洙師魯兄弟繼其後歐陽文忠公早工偶儷之文故試于國學南省皆為天下第既擢甲科官河南始得師魯乃出韓退之文學之公之自叙云耳蓋公與師魯於文雖不同公為古文則居師魯後也如五代史公嘗與師魯約分撰故公謫夷陵日貽師魯書曰開正以來始似無事始舊更前歲所作十國志蓋是進本務要卷多今若便為正史盡宜刪削存

其大者細小之事雖有可紀非千大體自可存之  
小說不足以累正史數日檢舊本因盡刪去矣十  
亦去其三四師魯所撰在京師時不曾細看路中  
細讀乃大好師魯素以史筆自負果然河東一傳  
大妙脩本所取法於此傳亦有繁簡未中者願師  
魯刪之則盡善也正史更不分五史通為紀傳今  
欲將紀并漢周脩且試撰以唐晉師魯為之如前  
歲之議其他列傳侍續次盡將五代列傳姓名寫  
出分為二分手作傳不知如此於師魯意何如吾  
輩棄於時聊欲因此粗伸其志少希後世之名如

修者幸與師魯相依若成此書亦是榮事今特告  
朱公遣此介奉咨希一報如何便各下手只候任  
進歸便令賚國志草本去次云云其後師魯死無  
子今歐陽公五代史頌之學官盛行於世內果有  
師魯之文乎抑歐陽公盡為之也歐陽公誌師魯  
墓論其文曰簡而有法公曰在孔子六經中唯春  
秋可當則歐陽於師魯不薄矣崇寧間改脩神宗  
正史歐陽公傳乃去同時有尹洙者亦為古文然  
洙之才不足以望脩云蓋史官皆晚學小生不知  
前輩文章淵源自有次第也



邵氏聞見錄卷之十五



